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王崇簡敬哉 參閱

萬一樓集

疏 駱問禮

恭遇聖志勵精效涓埃以贊盛大疏 面奏

公此疏指斥文貞相公疏上穆宗惡其狂妄降三級用

自陛下登極三年於茲矣卒未有一人面奏者不惟不面奏也又請陛下召問又請面奏矣不

面奏而請何心哉已既憚於面奏而又懼天下後世
之議欲委罪於　陛下曰君不我問不敢奏君不我
許未敢奏也此皆非能盡忠於　陛下者也臣不見
皐夔於堯舜之前不敢發一詞也臣不見皐夔之事
堯舜不欲以萬機勞之也臣不見　廟堂之上不許
人奏事也而諸臣日且云云此諸臣之陋也今　陛
下超然遠覽察萬世君臣之大義握萬古德業之要
機修堯舜之常道復　祖宗之舊制使皆　面奏習
俗之陋繇此一洗此所謂　天縱之神聖也而臣所

獨懼者諸臣之固陋猶拘習見執 陛下候旨之詔
未必即奏而縱有奏者初仰 天威必致周章夫泥
候 旨之文而不察 陛下望治之心則疑畏而不
敢決鄙周章之迹而不察臣下盡忠之意則藐忽而
不欲聞又將置 陛下超今邁古之旨於寂寂臣愚
則謂候 旨之文決非 陛下之本意而周張之迹
必非 陛下所鄙者孟軻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以 陛下之明聖豈知諸臣之當 面奏而又姑俟
之也魏徵曰臣觀諸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

三分不能道一、而唐太宗見人臣進見皆失舉措、必（每一召對必嚴冀有容無臣何哉）
假以詞色、以　陛下之仁恕、豈不察諸臣獻納之心
而責其形迹之末哉。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即　面奏之一旨、已自可見、而　廟堂諸臣、俱以
隼變自負、必不復蹈前日之陋、太平之實政、繇是可
樂臣下之納忠、正其此候矣、臣雖微賤、能不少致涓
埃哉、謹以千慮之愚、條爲十事以獻、若其可采與否
則惟　陛下察焉、

計開

其一曰奉　天道以尊　皇極臣惟　西奏之典既行則　萬幾皆決於一時人皆以獨斷望　陛下矣臣謂獨斷之與自用相似而實不同故爲人君者獨斷則可自用則不可蓋獨斷則大權在我而皇極日尊自用則剛愎陵人而國勢反弱亦曰奉若天道而已蓋人君之所居者天位也所任者天職也其權不可以下移惟人君不得而私之也故其智不可以自用是以古之王者攬乾剛而統於一人懼其權之下移也詢民言而及於芻蕘懼其智之自用也虞舜不

能禁皐陶之執瞽瞍漢文不能禁申屠之辱鄧通此所謂善奉天道者也臣願　陛下於面奏之時可否予奪不曰惟予一人也曰科道曰該部曰閣臣惟其議之是者即從而主之吾非從夫人言從天道也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此尊　皇極之說也其二曰辨　天君以親正人臣惟人君一日之間必有所居之地亦有與居之人是故居宮閫之中則所與居者宦官宮嬪而已在殿庭之上則所與居者有侍從諸臣焉是二者孰爲正哉不待識者知辨之矣然爲

人君者。毋樂居宮禁。而不樂處於殿庭。何者。蓋未始辨夫天之居也。夫卒食玄端。其非臨蒞之時可知而史御皆在。豈宮闈哉。古人於內外之防亦嚴矣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豈其使外臣得而入乎。則玄端之居。必非宮闈可知也。夫一食息且不於宮闈古之帝王。豈作意於其間哉不欲易天之居也、不易天之居。而後得與正人居也方今事必面奏當奏事時、其侍從之備、固不必言矣更願 陛下考帝王與居處之常、察 祖宗設侍從之意。自非

向晦不入　深宮使侍從諸臣輪班分侍一息不離則所接者多正人所聞者皆正言不然則侍從之官似為虛職雖聖如　陛下能無一暴之憂哉其三曰參輔佐以須經濟臣惟　祖宗設內閣之官其始惟其賢而已不必皆翰林也其始備顧問而已不授以政事也漸洽日趨馴至今日自當事者言之皆謂不可易矣夫政事之授既謂不可易則曷亦參其員乎夫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途盡也經濟之在　朝廷不可以一途之人盡也古之賢大臣未嘗以一途

得也。人皆知之矣。而卒不能更轍。何者。其利病不必相遠也。今試以別衙門官員參閣務。豈卽能振掀天揭地之勳猷哉。其未必然可知矣。此所以不敢有異議也。而不知不可以是泥也。政事根本。譬則都會之大。必四方輻輳。然後百貨皆集。惟吾之欲取。無所不備。苟止通一途。則雖接踵而至。必有所缺。翰林日涵育於文字之間。講求理義。其根本也深。而各官日涉獵乎軍民之務。勤勞政事。閱歷也熟。有根本。則其致用也自順。而多閱歷。則其作用也尤審。偏廢而用

其一孰若兼收而並取之爲全哉臣且不敢遠論即
嘉靖初年如楊一清諸臣皆稱賢輔而近時拘泥猶
甚且勿論外官凡疎翰林者六卿自吏禮二部之外
視爲棘途矣以一日之長短槩賢才之平生是果萬
世無敝之良法乎方今事必 面奏則參務擬 旨
變通在呼吸之間雖羣臣俱在似不必偏倚於一官
而事機之輕重終有所歸臣願 陛下求 祖宗設
內閣之初意監歷代置輔臣之大凡凡內外參用使
可互相補益則經濟之用益弘而人才之所長亦各

得以自盡矣。其四曰、重風紀以定　國是。臣惟　國家置風憲之官。六科專於封駁。而院道重於糾劾。蓋國是有一定之極。人情易玩、不可無紀。而　祖宗聖不自聖。不敢謂　旨出而皆當也。故設爲六科。事必下之六科所無疑。始付之諸司。而事有不繇六科者。雖有　聖旨。諸司不敢奉行。萬一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於檢察。則院道之糾劾隨至。此國是之所以有定。而官必備員。員必久任。任必使之得舉其職者。凡以重之也。邇年　朝廷不輕以要職授人。故員未必

備。而濫其員者又不得久。至於六科之封駁。絕未聞封還　詔旨。而　詔旨之下。間有不繇六科者。諸司竟自奉行。院道雖有糾劾。　陛下亦置不理。夫風紀重地。非備員。則耳目有所未廣。非久任。則歷閱未必老成。嘗讀宋史至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而劉承珪待節度使以瞑目。王旦執之遂止。未嘗不嘆君臣相遇之盛。而　聖明之世。乃不使諸臣得張膽正色。盡其封駁之職。　祖宗建置風憲之意。恐不若此也。而　國是將何所賴哉。況今

事必 面奏。正諸臣可以盡言之際。臣願 陛下特
重其職。備其員也雖不必盡充原設之額。要不可使
之缺用。久其任也於才可別用者。固不得不序遷之
矣。而察其議論平允。貞堪倚賴者。非九年不得別遷
詔旨之下。萬出意外。許得封還。其有不繇六科竟
下者。諸司苟且奉行。院道吏劾。而 陛下亦虛懷於
上。使諸臣得振其風采。則風紀日重。而 國是爲可
定矣。至其推補都御史。固不必專用一途。而翰林中
素號英正者。尤當參用其一二。蓋以熟正事者備論

思而又以熟理義者備風憲。此其中實有相資之益。雖前所未聞。未爲不可。是亦重風紀之道也。其五曰。公采納以廣言路。臣聞帝王之世。言不擇人。惟其是而已。後世官守言責。判爲二途。始所謂言官之名。臣愚謂言官之所以異於他官者。惟其以言爲責爾。非彼言而諸臣皆可不言也。故事所當言者。言官不言則有罪。言之而當爲稱職。言之而不當。雖不稱職。亦無罪。其非言官者。不言不爲罪。言之而當則當賞。不當亦無罪。爲非其職也。其所異者此而已。非謂惟言

言官當言。餘皆可以默默也。　陛下登極以來　詔書兩下。皆有諸人直言之條。遠近臣民亦嘗犄白以承　休矣。除言官與一二名臣外盡付之該衙門知道而已。豈天下之至論。果皆萃於一二人哉。而　詔書之下。又何必以直言爲詞哉。臣且不暇盡數。卽東莞縣布衣譚清海所陳三事。其於　國典所關尤重夫一布衣且然。則上此豈皆迂談而不間　采一言。與一利。且　旨意謂該衙門該部某部其曰知道一也而一日該衙門卽不許覆行臣猶不詳其意夫前

此已不可矣。方今事必　面奏。　嚴威之下。使非有誘掖鼓舞之術。則漫無言責者。又孰肯干冒　天威。以徒自取辱哉。臣願　陛下與諸臣虛心采納。於凡民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不惟其官惟其理。否者置之。可者用之。不然。臣恐徒有求言之名。殊無用言之實。雖當其責者。亦將解體。而况其他乎。其六曰。正體統以防窺竊。臣惟諸臣章奏。雖言之大小不同。然而莫非天職天工。故奉行則責之六卿。謀議則先之閣輔。此皆所謂重任。盖　天職天工。天以付之　陛

下而　陛下又以分任於諸臣故曰重任也自是而外奔走服役以供一切使令者則婦寺之細事雖忠謹之意不可或忘要不可與政事等倫而以　陛下之明聖自服役掃除之外亦必不以他事及之無待卜也近因一二內豎有辭免重任之章內外臣工遂生疑慣謂此乃　祖宗以來所絕無之事或者彼得窺竊政事則流禍將不小且　祖宗設侍從之官不一而足顧名思義豈無所為今　臨御之時給事左右不止一人而封事之上傳遞出入者莫非中官則

不無窺竊之漸。宜乎臣工之致疑也。今事必 面奏則奏事之時。侍從諸臣。俱當密侍 左右。而中官非供褻使。不當近前。事無大小。皆當決於 殿庭。而不復傳遞於中官。無假言矣。臣願 陛下推廣其義。即朝見之時。凡給事 左右。如傳 旨如接 本之類。俱用文武侍從。而 而奏不能皆盡。或有一二當傳奉出入者。亦以付之。不使中官得參與其內。以褻天職。且 明詔中官自後不得復爲辭免重任之職。使內外大小諸臣明知政事之重。決不旁及。則體

統正而窺竊之漸亦無自而生清明之治萬世如一日矣然說者必謂外臣傳奉則萬一有當入宮者必爲不便臣惟陛下厲精勤政奉天之道辦天之居則必不以政事入於宮中縱不得已亦千百之一二焉爾七曰平好惡以作士氣聽言者但當觀是非不當存好惡衆所同是一人非之不爲逆人所獨見衆共是之不爲比惟其當而已近日朝堂論議未嘗不集衆見去處未嘗不以公心但好惡之用不能無偏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意旨所向靡然同風少

或異同、指以爲怪、甚者必置之階穽而後已、間有一二不以爲然者、疑讒畏罪、不敢發言、及久而亦與之化矣、然則士氣安得而振、公論安得而明哉、方今事必面奏正君臣上下、都俞吁咈、鼎鼐一堂之時、萬一諸臣復蹈前習、則摧委士氣所損豈曰毫芒、臣願

陛下勅下大小諸臣、平心觀理、意之所與、必知其非、意之所非、必知其美、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明、不惟孤介之士有所倚賴、其氣日振、而所以潛消權焰、振揚 國威者、或有在矣、其

八曰戒因循以防陵夷臣惟　朝堂一言而四海之大如雨之潤物如飲之慰渴所不逆也蓋天下之治惟信則嚴惟嚴則威而惟當則可信治功所以日起而　國勢所以日尊也苟言出而未必果行猶得因循舊迹則其勢必至陵夷何者習且玩也臣始至京師每見官司下一　欽依則勃然驚且語以爲朝廷某事當作何狀某事當作何狀矣及考其所施而猶夫故也始而驚既而疑今則知其爲常矣夫知其爲常也則亦何復有鼓舞奔走之意哉古之善觀

何其類今日之韓昔但合也

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先觀其詔令之信否玩愒若此如國勢何往者已矣方今事必　面奏正事機號令一新之會臣願　陛下勅下各部院凡事之礙於施行者寧不與覆其覆而得　旨者則必申飭內外著實修舉而　陛下亦以身率於上擬則必當言則必行庶幾因循之習可起而陵夷之漸可免矣然說者必謂方今　君明臣良有言必信未嘗因循臣且不暇枚舉遠如館選之制　先帝欽依擬及十庶而迨後無一人在部近如刑部覆議內犯必正

明其罪已奉 聖旨曰是矣而明日復有不知其何罪而發者類而推之不可謂止此善善惡惡乃古今所謂無可奈何之病也而可復再哉夫謂其不可則不如弗覆當而覆覆而有 旨而又不行則玩玩則後雖有不欲行者人亦不以爲意犯紀者必多此陵夷之道也此因循之所以當戒也而戒之當自 陛下始其在 陛下又當自此 面奏之旨始此臣之所繇惓惓者也其九曰省繁文以藝功業臣惟事必面奏則萬幾之繁非一時可盡必待畢而後歸治

輕發則必不能行矣今之當慎以此

事日不足矣是故分班之說興焉每日各部尚書與
左侍郎率司郎中侍 朝待奏右侍郎率員外郎以
下叩而[illegible][illegible]先退治事有大禮大議則皆在此一說
也又謂 便殿奏事惟大臣近侍爾如通政司所引
當仍在外庭分早朝午朝庶有次第 早朝諸臣
俱在 午朝則惟該奏事者又一說也又有謂 早
朝各衙門官先以本上 皇上就便殿與輔臣看定
午朝始許 面對賜 旨其急事仍不拘 前朝
便殿講筵俱許執 奏即與議決惟越宿始下本則

壅蔽之患正在於此决所不可省又一說也又有謂

正大緊關章奏即當　令講讀官逐一講解以開動

聖慮不當惟講經傳以明急於政事者又一說也

然

祖宗之制又有晚朝大率所要者在於省繁文

求日用既不廢朝又不廢政蓋請　旨於上出令於

下修政於中缺一不可使繁文易務而不力求其實

用則以始皇之程書病文王之日昃者未必無而事

功之不一反繇此起矣其十日修史職以傳　盛大

臣聞史職之廢也久矣諸臣之建言亦不一而足矣

而卒未有議行之者，臣知其故矣，不謂　先帝實錄方成，無暇及此，則謂　祖宗所未舉，不敢遽也。祖宗所未舉正有望於後人，而事關疑信，道存鑒戒，早一日得一日之力，四海之廣，何患無才。　朝廷之大，何愛一官，而事固有動而不相害者，況今　面奏之典既行，則　聖君賢輔，嘉言懿動，必有超今邁古者，不可不紀述其詳，光顯其實，以傳一時之盛，而一二姦邪情狀，亦有當備之以鑒今而懲後者。宋神宗有言，今上欽定述箓是也　如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

所肆其姦矣。斯言也。有以哉。　祖宗設編撰等官。名之曰史。而非九年不得遷。使不遇易世。豈使之坐食而已。臣願　陛下察古人重史之意。求　祖宗設官之心。每日必輪該若干員。密邇　乘輿。言動奏報。凡耳目所得及者。執簡備書。修爲實歷。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或以歲報。隨其事機道里之緩急遠近。而隨至隨纂。亦以附焉。故史職不可不修也。夫是十者。皆　今日之當講者也。皆於　面奏所須者也。惟　陛下察焉。

直言兵刑二事以暢公論以明治體疏 刑法兵務

臣謬叨　拔擢待罪言官而　九重萬里聞見有所未眞時勢不能卽達小者旣謂不足言大者則諸臣已言之耳目之責有愧多矣夫臣所待罪刑科也近又叨署兵科則兵與刑尤臣所當言者敢各述一事少以塞責惟　陛下察焉以刑法言之張齊之爲民

陛下之　特旨也此人之所不及知者也臣竊疑之齊誠贓貨逞欲則罪何止於爲民如其不然則何贓可進兩存而致疑之此　陛下之至明也欲以發

天下之公論也夫齊之罪所難言也都察院言之科道言之同科者又言之謂其罪出於盡誣臣所不敢也然以都察院之言科道之言奏以　聖旨加以錦衣衛之刑謂其罪盡出輸服臣亦不敢也夫齊安得無罪邊鎮重臣易置未久不聞失事張偟爲考察之說　先帝遺詔遠過輪臺不察其實指摘爲臣下之語即此二事已不容一日厠於言官之列若謂其贖貨遺讒則恐未必此臣所不敢言也臣里有嗇守犬者嘉賓至犬向而嚎之即磔以饗賓以爲敬已大喜

邊商銀十餘萬兩故速奪詔獄而掩覆之術亦迸以此

是夜失盜而主不知，臣恐寘則喜矣，異日無爲　陛下司盜者，夫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此重諫官之體也，故曰選用臺諫，未必皆賢，諫官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假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而防內重之弊，使斯言而非誣也，齊獨非

是時華亭當國頗久矜公

諫官乎，故當時諸臣，欲留徐階之去，固不得抵齊於

可謂敢言矣

罪，欲抵齊於罪也，亦不必重發其私，而階之去也者。不當辨己之無罪，只當明齊之無他，斯於　國體士風，翕然稱快，然當時諸臣，豈見不及此，爲　陛下愛

賢輔則不暇爲　陛下愛　國體亦勢之所必至者
而階惟惡於自己之無罪則何暇以文彥博自處若
臣則豈不知齊之非唐介哉欲爲　陛下致唐介則
齊亦千里馬之骨與其以嚴嵩之所以自厚者厚階
孰若以文彥博待之爲尤厚哉　先帝之世建言得
罪諸臣其間豈無一二自取　龍飛以來因事納忠
諸疏其間豈無一二詿誤而　陛下悉甄錄之優容
之即一二觸　聖意者諸臣又爲昭雪之上下之慮
俱至遠也獨齊不爲衆所原彼誠有以自取抑宋臣

有言當此之時言人主易言大臣難臣嘗三復斯言。
不能不爲世道增一慨也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天下
曷嘗無公論哉特未敢發爾今幸 陛下默發之矣
故臣敢遂言之以兵務言之仲秋之 大閱宰輔之
建明也此人所不敢知者也臣竊疑之 陛下之當
務豈無急於 大閱者哉然而輔臣言之 陛下允
之此 陛下之至聖也將以推及其所尤急者也夫
大閱之禮人所難言也以爲非急務歟則南有寇
北有虜將領脆而無能兵氣衰而不振古人所以克

詰兵戎者、豈為無見、臣所不敢知也、以為試急務與、則為治有體任治有責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各有職分 祖宗所以置而不舉者、夫豈無謂臣亦不敢知也夫臣豈不知中冬大閱禮有明文哉顧帝王法古為治在師其意不泥其迹故如巡狩方嶽耕耤養老之類古以為至重而不可已者、今亦在所不舉誠得其意也如必欲事合迹擬、而後為師古、則一部周禮當日何處始此臣所不敢言也 大閱固要務、而陛下之當務、則尤有要於此者也、 親決萬幾、詳覽

章奏治道必始諸此於此不務而曰 大閱縱因此一新戎務緘誡虜寇亦治標之術非探本之術也況未有本不正而能善其用者頃觀張居正建議之疏張文忠之亹亹千餘言其意向所重自有所在 大閱一言不論之者多騶公又可謂至公過飭兵政之不舒欲 陛下加意明作云爾今其意之所重者未必盡舉而經營半歲惟以此舉為急以陛下之明豈不見此哉 陛下誠親萬幾覽章奏明作敦大政本定矣則戎務之飭一將之事爾雖不大閱不害其治也若其不然徒生衅端爾 乘輿

臨幸。每月戎服而去。春南海子之幸。 特出 聖意。
此曰 大閱古也。蒐苗非古哉。而諸臣言之不已。夫
固以 謹巡幸爲事 陛下之第一義也。而居正此
議。其情雖異。其形則同。與其畱遂逆之迹。以爲他日
媒孽。寧臣之嘵嘵。若棄敝屣。求珠玉。厭不起琴瑟專
一之嘆。爲盛世事哉。大小臣工見亦及此。而難於發
言。臣謂居正之建白。其所急者。既不在此。而 陛下
所以速於俞允之意。亦不過欲藉此以及其所尤急
者。故敢及之。雖然。兵刑之可言。豈止此哉。內犯百桃

而監候自古刑法未有若此者也動息皆生命三尺法不可輕也況草芥之視手滑之憂識者能無深念乎然諸臣既已言之以　陛下之明必從而俞允之臣可不言也御史紀功於廣海自古兵務求開有此也苟多攻亂九牧之請正謂此爾況運籌汗馬彼何與言而曰以軍功陞賞哉然該科亦曾言之以　陛下之聖終必當別議之矣臣亦可不言也惟前二事則公論治體少若未安而諸臣偶未之及故臣不自揣度冒炊塵　瀆伏乞　勑下該部虛心另議務求

至當然後　俯賜俞允，則公論幸甚，治體幸甚，而臣
待罪該科，亦與有餘榮矣，
懇乞　聖明亟正宮闈典禮疏宮闈典禮
臣等待罪南科，於　宮廷　聖履邈不及聞，近得邸
報捧誦　聖旨，始知　皇后以疾居別宮，又知　皇
上惓惓垂情於　皇后，惟望稍愈，即還本宮，臣等憂
喜交集，相顧流涕，憂者憂　皇后之疾，且恐　皇上
念之太深，或戾　聖體，而喜者喜　皇后雖疾，得
皇上垂情若此，既欲暢　后之意，樂　后之心，又望

后之速愈而還宮。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鑒臨之、　后之疾將弗藥而自愈矣、但臣等一念犬馬之私、猶有不容置者、念　皇后雖疾、不當居別宮、爲於古今典禮無考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次以姑息。今　陛下念　皇后之疾、而聽其居別宮、愛之以姑息焉耳。如愛之以德、則莫如使居　中宮、益中宮固　后之所不可一日離者也。方　皇后之初疾、一時志意失措、或以易處爲樂、今別居既久、天眞自見、不惟　陛下之念　后、或有不置、恐　后之仰

陛下尤有甚者，況自古帝王　宮闈一定之典禮，不可使後世謂變之自　陛下始。是以不避斧鉞，上瀆　天聽。

參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宗藩事宜，諸臣言之詳矣。先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等，題爲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　聖政事，續該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戚元佐，奏爲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俱該禮部覆奉　欽依行催各部衙門議奏。臣反覆前後二疏，大抵戚元佐

之議、皆推詳何起鳴等之意、除冐費擅婚二議外、其曰限封爵、議主君者、即起鳴等所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力農賈業仕進者也、其曰議繼嗣者、即起鳴等所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乏嗣、止許親支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也、其曰別疏屬者、即起鳴等所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也、夫數議者、起鳴等發其端、而元佐以該司又詳其說、而各

有所進之緣情造勢委曲明盡而部議之所重者獨在於限封爵一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默臣雖至愚極陋能無參一言於其中哉臣愚之意封爵誠所當限而所限之數則又有更當進之者夫起鳴等限封之議止於郡王以下而元佐議及於親王已謂不敢輒陳已謂發大難之端而廟堂之上且不欲獨斷之矣臣何人更敢言進於此者顧天下大勢至此且不曰萬世之計爲朝廷思百年之計亦不當就事論事合天下之大勢而論之庶或可爾先該臣

陳言懇乞　聖朝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愚之意欲統計天下財用之數量入爲出誠能不以芻蕘爲鄙卽賦之入可以待用者其分爲若干而分內以若干分共　御以若干分待　宗室以若干分待官吏以若干分養兵馬以若干分共　祭祀與賓客泛用儻其有餘也卽仍舊制何妨如其不足則卽所謂限封爵者而更進之恐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千金之家二族於此其一止二三子其一子姓繁衍則二三子者分養必厚其繁衍者分養必薄非情有不同

分曅然也。苟責子姓之多者曰。曷不若一二子之厚。則非惟祖父有所不能。千金之產可以立罄。亦非子姓之福。臣考三代以上。周之待同姓。禮爲極備。與廢繼絕。則有之矣。不聞某國分封某國也。至漢大封同姓。後遂難制。始有創爲分封之說者。蓋卽其原封之國。聽其自分。非別有所益之也。唐宋之制。又不必言。我

朝監古立法。當其始也。曷嘗過濫。特有可爲。勢在得爲。不以天下儉其親。情也。亦理也。今也 宗派日繁。財用日詘。勢之所不行。則情屈而理當獨申。此

限封爵之議斷斷乎不容已。而臣所謂更進之者，非有他也，卽所謂限封爵者而參議之也。何者，親王之子，限封五位。郡王之子，限封三位。似也。其嫡子皆不必言矣。乃　親王之第六子，不得等　郡王之第二子，於情於理，俱覺少有未順。且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不可謂均也。臣意　親王之次子當封，則第六子亦當封。第六子可以不封，則次子亦可

今朝廷之大弊在乎爵無限而祿有限爵出于封例祿仰于有司故不見恩而見怨

不封。　親王之子可不封，則　郡王之子，又不必言矣。然　帝之子爲　親王，使　親王之子，一槩爲限。

則　帝之孫。有不沾封爵者矣。而可哉。臣愚之意。五服以內。照舊分封。五服以外。雖　親王亦止襲封一位。不惟適時勢之宜。而天理民彝。皇猷古制。似皆無悖。又不然。則一以世次親疏爲主。除嫡子襲封外。始封　親王之諸子。俱封　郡王。其襲封者。與始封　郡王之諸子。俱封鎮國將軍。其襲封第三世者。與第二世　郡王之諸子。俱封輔國將軍。至第七世者。與第六世　郡王之諸子。俱封奉國中尉而止。以下俱不得更有分封。其奉國將軍。在　朝廷本爲無服之

親中尉以下本皆同姓不親而原爵已卑或與分封或止於襲封或即從別疏屬事例無不可者是又一說也要二說而言之從前之說則分封止於親盡是永無奉國將軍與各中尉矣似於舊制有妨以臣之愚則謂親屬已竭者各存其宗亦不失為親且愛矣雖不泥於舊制亦可也從後之說則　親王之諸子與　郡王之諸子同封矣似於尊卑無別以臣之愚則謂爵雖異而親則同即其襲封可以別尊卑矣其餘則親同而澤一似亦無不可也雖然此亦槩而

論之爾、若統計財用之數、而尚有不足、則豈無可更進於此者、臣考三代以上之藩封、卽今之牧守、故不（宗室入仕近已行之但未能如三代片工耳）嫌於多。後世判而爲二、則無事而食。徒爲民患。昔唐太宗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爵命旣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推斯意也。卽財力可給。似亦當有至公之道。况時勢旣窮。

豈無更可進於此者哉所貴在於適均與適歲會仂俯至其施爲之序必先弛其出城之禁約以有司之法元佐之法頗爲明盡而其他則部議以爲皆無難處者臣亦何敢多及統在　陛下責當事諸臣熟籌獨斷務爲長久之計則可爾

論

候論閣臣

公有候論三首取面奏之意今特采其論宰相者

太祖之訓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 子孫做 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於戲 訏謨定命何其深切著明哉而顧可居其任者明明 祖訓視若弁髦而道路無知之人且直以宰相目之矣不知大學士非宰相也大學士之官胡爲而設乎臣嘗聞之 成祖登極之年始開

內閣於東角門內、命編修解縉等七人、居中參預機務、以後漸陞之學士等官、此設大學士之原也、非所謂宰相也、臣嘗以意度之、所謂參機務者、朝夕啓沃、以輔養 聖德、而時有政事、亦有參議云爾、是故 聖德不明、先責學士而後六卿、 聖政不舉、先責六卿而後學士、其職固有所在矣、今也陽奪其名而陰予之實、部院有所建明、必預先關白、科道有所論列、多承望風指、何者、以票本之權在彼、雖 英明聖斷、一出於 淵衷、而見形疑影、固羣工之所縮頸而

不敢與抗者也，而容知其非　烈宗之意哉，且　祖宗之意，其不使大學士加於六卿也，亦昭昭矣。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三楊歷任兩朝，始加兼官至尚書，斷其始加也，亦不過工部尚書，是猶不欲上於六卿也。自後日久，漸忘其初，然亦未聞有見任尚書而後入閣者也。尚書入閣，自丘濬始。閣濬在閣，以禮書兼太子太保，王恕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恕以吏部也，朝班居濬之上；濬以已閣臣也，欲班恕之上。二臣以此頗不相能，則常

時亦不至相壓若今時之甚也。夫旣以尚書而入閣。入則不復出。且有票本之權。其勢不得不重。重而不知返。其敝將何所止。夫官以五品。則亦當以近其銜者居之。不特解縉諸臣。其後商輅以侍讀。彭韶以修撰。岳正以編修。此其尤著者也。旣循資而入。則亦當循資而出。解縉出爲參政。固非常例。若胡儼之陞祭酒。非有他也。誠能兼修其法。彼銜品之不甚崇。則地雖尊而不敢自肆。知人之將復出。則權雖雄而不敢自固。而人知票本之不繇於彼也。則亦不至縮頸而

先曆遊撫有功照看之入閣真善制也惜終不行耳

不敢與抗頡逆之術莫要於此然則閣臣票本非
祖宗之制乎曰　祖宗之制也而非其至者也臣嘗
聞之　英宗沖年登極有　詔凡事白於　太后太
后令付內閣議決閣臣票本始此然則非　太祖
成祖之至意也然則其權將誰與曰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威福　人君之大柄將誰予哉此　面奏請
旨所以爲　祖宗之聖制也曰然則六卿之權不已
重乎曰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太祖之訓蓋已慮之
詳矣蓋任六卿所謂分任而責成者也任　內閣所

謂偏聽而獨任者也天下君子小人嘗相乘除六卿不能皆君子以其分任責成而不相壓有匪人焉而辨之易矣閣臣必不皆小人以其偏聽獨任而莫敢抗萬有一焉而專擅成矣況　面奏請　旨則其權常在　朝廷票之　內閣則其權屬之　內閣又且傳遞於　宮闈又將入於　宮闈在　內閣治亂半入　宮闈未有不亂者矣而在　內閣者入　宮闈之漸也今不因其在　內閣也取而還之　朝廷逆其入於　宮闈也欲攘臂而奪之將噬臍矣曰　今

日政事所以不入　宮閹者正得　內閣爲之主持爾今舉而釋之。朝廷日親政事可也萬一有他說焉而　宮閹得之矣曰與其偏聽一二人而主持於冥冥之中孰若分任責成而主持於昭昭之表乎臣愚所以過爲之慮者正恐閣臣之不能主持也曰然則今之閣臣將安置之曰臣所謂出之者不必盡出也不以尊官居者必不盡然也要之不失其內外賓主之辨可也要不使加於六卿可也然既曰任六卿則人又將以六卿爲榮不必學士矣夫能使學士不

必榮於六卿、則其勢返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姜雲龍神起　參閱

余太宰疏稿

疏　余懋衡

惡璫荼毒乞正國法疏　陝西巡鹽

公按陝西撫柳猜璫術遣尉役毒公幸而不死上疏相訐與劉爭之

臣惟陝西一省延慶平臨鞏五郡俱屬衝邊並稱瘠地北有狡虜之憑陵西有諸番之蠢動而迤南又有

海虜窟穴其中烽火羽書迄無寧歲內地僅西鳳漢三府與安一州土地狹軍民稠民屯所輸不敷卒士疲可知已顧其形勢險阻山川綿亘爲我國家一大藩籬藩籬不固將有堂奧之憂我 皇上不惜歲數十萬金轉給之令督撫嚴飭將牽厲兵秣馬乘障列屯以周捍禦防奔突 聖意何勤則其地安安攘不安擾擾其民安撫惜不安戕賊自可槩見豈謂稅監梁永殘殺人命無辜而斃於敲朴鞭笞之下者數踰千百皆歷歷可指冤魂爲之叫號嚇虜人財尋事而

傾其金銀器玩之藏者，贓盈百萬，皆事事有徵。招逃軍逃徒，藉作爪牙，占衛軍驛騎，故張焰熛，毀秣戰馬飛騾，打造刀劍器械，出入弓矛環列，遊獵金鼓震喧。姣稚妖童，遭其閹割之毒手，臣窩黠盜，倚爲藏匿之深淵，威毆縣官，王法掃地，打毆指揮，惡勢薰天，養馬養軍，根草科於四衛，民田民地，霸占徧於長安，城壕官地也，任意兼併，驛馬官馬也，縱役傷殘，創建園池擅起所夫，運水開墾壕地，白役鄉民做工，追逐有司，假稱鎮守，膏脂吸盡全陝，威福敢盜至尊，加以大奸

欒綱、神棍呂四、撥置族使、簸弄把持、永既不識一字
而性又窮奇饕餮貉壑之慾、無有厭足、不得不仗二
惡以為謀主、濟已私、二惡曰綁縛、永亦曰綁縛、二惡
曰吊打、永亦曰吊打、二惡曰買命錢不幾百幾千不
休、永亦曰不休、凡永從來裝誣揑奏之詭狀皆出二
惡發縱指示之邪謀、廣結土棍、盡掠富人之財、網羅
寄而萬金立消矣、姦占娼妓、并汙良家之婦、炰烋熾
而三尺為撓矣、縣官長不敢問、小民冤何從伸、怒馬
鮮衣、結駟連騎、飛揚逼都大市之內、縱橫入郡一州

之中、金帛谷填、珠玉阜積、即籍沒何足以雪公忿、惟芟除僣可以謝民心、臣奉命按陝、職在鋤奸、甫入關而百姓告者千百爲羣、皆切齒撫膺、裂眦攘臂、欲剚刃於永等以除大害、臣禁戒之、又竟解之、謂當轉奏

明主、靜聽處分、汝等務作良民、毋爲戎首、再四開導、乃稍散去、先是臣未入境、永等藐旨作惡、視前更橫、欲專漳關咸陽二稅、故縱亡命奸徒害人、軍民疾首痛心、協謀奮擊、幸撫臣預覺、擒治二三土棍以平衆怒、方免作難、不然、永等不爲楊榮之續邪、不自悔

罪慣務欺君永之罪可勝誅耶　皇上明比日月仁並陽春不受蔽於同邪能曲矜乎彊項爲慮甚遠所全實多不然奸人計行正士氣沮羣小作威軍民逞忿蘊崇浡發禍不終朝盡磔諸奸何消釁孽與言及此髮上指冠臣思邊地易動難安况徒罪大惡極法振於上則爲威威不可褻褻起於下則爲亂亂不可生此聞順義瀕危近邊住牧虜賜延寧諸鎮僅一墻距五路諸虜僅一河有如犬羊背約戎馬生郊而陜西軍民又懷積怨深怒覬變乘瑕外搆內訌則永

等之首領。塗野草而膏刀鋸。何足惜。而邊疆將不可為。是深足慮。

聖上明見萬里。豈俟臣言之喋喋哉。臣與梁永不識一面。毫無嫌隙。惟是封疆安危所係。不以預聞。養患釀災。臣罪滋大。謹據百姓所告。司道所開。永與樂綱呂四等姦狀。列款進覽。僅得其十分之一耳。其搏噬慘酷。罪案如山。即費長安之紙。罄渭川之竹。何能悉也。伏惟

聖明留意疆場。早賜逮問。則離照當天。陰霾立滅。保民固圉。作用不凡。臣與關中父老。共祝聖壽齊天。而西陲四千里荒徼。亦藉以

心爲長城可保無他虞矣至於陝西十萬之稅皆係各州縣裁減各役工食科派各行銀錢間架之括無分城鄉蔬果之微莫逃徵索不足而縮及廩糧不足而散及丁粮聚錙銖以成多合公私而告匱此外尚有耗銀五千兩潼關咸陽二稅抵方物等項銀九千兩竭澤而漁明年無復在 祖宗朝未嘗有行我太祖嘗諭戶部曰奸臣聚歛深爲民害稅及纎微朕甚耻焉 皇上率由 祖德一朝罷免繁稅休息瘡痍令萬里輿圖頓成亨泰之象則請自陝西始 聖

資聰睿、神識昭融、擴充善端、火然泉達、此在力行、豈有難事、　陛下爲德業盛大計、爲宗社靈長計、當懷日新又新之圖、以慰　九廟神靈之望、大學一書、千古名言、其第十章治平炯鏡、如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正襟一讀、毛髮悚然、先臣丘濬之衍義補、即補宋儒真德秀之衍義、並屬大學羽翼、既油然有當於宸衷矣、惟常勤乙夜之觀、無跲十寒之弊、則繁稅之當速罷、中使之當速撤、窮兇大惡如梁永等之當速逮、其永等贓物田

圜並抽秦民髓筋可佐邊餉百萬之當速籍盡在聖
鑑君逃天聽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陳邊防要務疏 閻覲延 因條議

一積錢粮臣唯足兵必先足食故賈誼云粟多而財
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正為是也延鎮延鎮地最衝皆故恃民運在急
延袤千二百里俱逼虜庭烽燧時警即使倉藏充裕
士馬飽騰猶懼不支而況一年之積不足一年之食
又因而消滅之乎查上次主兵實在銀二十二萬六
千有奇而今次實在僅八萬九千有奇亦覺縮矣此

何以故以民屯逋負鹽商消乏京運愆期之所致也民運固係年荒民欠亦由州縣掌印官催徵無法里總甲總不知分限追徵不立任收頭之侵欺憑吏書之作弊而不肖者又或指染羨餘則法不能必行此大弊也屯運固係屯丁拖欠亦繇管屯官與識字扶同分用揑作逋數朧報查盤僥倖遇赦得免任倖降倖降級而拼侵銀不追矣此亦弊也鹽商消乏固係晉商收責之為累實以兩淮之浮引不革故正引壅淮浙之私鹽不清故官鹽淹擱商不能待則亟貸晉

商之銀晉商乘其急則賤博士商之引商本既折鹽根誰供此又弊也雖管劉持籌桑孔主計且奈之何幸而虜無大志借賞羈縻左支右吾苟免歲月若一旦獗犯匪茹敗盟狂逞我何恃而能保無虞耶欲增餉則太倉不支欲增兵則額餉且乏無已為目前計於入之途責州縣掌印官令其分限比徵毋遷奸胥而滋混紊責衛所印屯官令其逐年清楚毋扶積識以恣侵漁廒錢糧不至于半道于出之途責將領以務實毋以兵馬虛數耗軍儲責餉廳以勵精毋以錢

穀專司開弊實庶倉庫可望其漸充蓋人存政舉一言蔽之各撫道之所宜加意振飭者也若華兩淮之浮引以疏正引禁淮浙之私鹽以通官鹽令運商不苦于預借而邊商自易于轉鬻總之鹽不滯則引可售引可售則中自多而邊自實非廟堂主持必行則亦無以起涸鮒而濟邊儲也

一脩險隘臣惟自虜入套以來為害西陲甚慘况延鎮地方東路尚依山岡西路半係平地而中路培塿與原野相間故城堡墩臺邊墻此三者設險之所必

資也若詳數之如東路邊雖頗阻山而山勢起伏斷續不一則堵塞爲難河口泛漲衝決無常則修築不易故通虜之道亦多矣中路邊如常樂榆林保寧等城堡一望沙漭動輙半里無河山藪澤之限波羅清平等處稍有地形足恃然間有沙磧若且岔道支流狡賊竊窺甚熟一墻之隔未足稱固況又有塹山爲守難止攀緣遭水爲齧未便版築者乎西路邊若柳樹澗以東地尚嶔崎惟河口及平川數處未易拒遏其西則地形漫衍僅恃一牆乃安邊則多沙矣定邊

左右沙壅隨撥隨平徒費工除難禁風捲故固守無如收保收保宜先修堡脩堡則民有藩衛兵有屯聚虜見野無所掠亦怏怏去矣今查延鎮中路各堡俱已甎甃而東路惟神木雙山二堡甎包西路定邊安邊二堡包僅一面餘皆土堡則以次包修不可不圖而黃甫川清水營高家堡定邊寧塞安邊尤應亟圖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大小不一虜賊出没無常臣按行其地可施疊石架牆之法蓋向來牆用土築下留各口未嘗究意架石故道

築隨傾。亦有無墻而聽虜賊出没者。今宜于有河口處壘石口空稍潤。空稍高。從實地起。兩邊俱用石堵。口上宜編架松木作墻脚。以便甃石。從口上累石高至四尺而後築土。松取其耐水。若無則用他木可也（塞外俗亦下之）其河口大者酌量水勢。多開數口。或將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雖洪流勃發。墻基無慮。虜騎即欲大舉。折墻亦費工夫。遲延半時。援兵漸集。此不但榆林三路可行。各邊有河口處俱可行也。要之守邊在人。誠得任事之人。才誠兩合者爲之將。必能察其緩急。固其

要害因勢利導先事曲防務臻實效無事虛文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然有其人又必有用人之人假之便宜不拘以時日聽其任怨任勞不搖於先入三至則事濟矣

一練兵馬臣惟九邊兵馬從來延鎮稱雄近日彼虜竊窺未得大利練兵力也額設五萬餘而堪戰之兵不滿二萬雖或有捷未能以一當一乎幸未深入矣果常勝無敗乎蓋養成丁為爪牙收健兒為羽翼搗巢對壘僅此輩耳老家營軍嬰城不出占役虛籍

名存人無其捷也損上亦畧相當其敗也與尸不可勝計豈練之猶未精與況所謂練者第曰以之練耳目則用旌旗以別之金鼓以節之已耳以之練技藝則令荷戈而決拾挾鎗而列砲已耳然徃時演射俱列丈二一之鵠臣攺鵠爲高九尺濶七尺而破的者十不得三四矣大砲點放不易服習亦稀三眼鎗平發則力僅及五十步且中鵠者少若高發可及遠不可命中也則技藝尚未工矣故虛冒不棄則尺籍尚空也老弱不汰則干戈難任也技藝不工則擊刺無望

也心志不齊則耳目易搖也膽氣不勇則技藝可講也必也擇將以訓之陣使勇且知其方痛懲虛冒肅選驍雄簡各技之熟閑爲各士之隊長弓矢精教各隊之習弓矢者火器精教各隊之習火器者刀劍戈矛精教各隊之習刀劍戈矛者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別勸戒用示激昂開鼓先登者賞赴敵亡軀者恤臨陣逗遛者戮望塵奔北者誅視卒如嬰分甘共苦毋朘削月糧毋科斂使用邊外墩軍甚苦沿邊墩軍甚勞內地墩軍稍逸宜食粮豐約以別之更番戍哨

以均之。上等擢鋒陷陣，次等隨營截殺，次等守墩傳塘，守堡雜役，宜酌定月糧以鼓之，嚴禁私逃以肅之。將兵將一心，紀律無易，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何憂醜虜哉。故練兵無如先選將，選將則自大將以及偏裨，皆當選。微而至於操守及各營中軍千把總，亦不可忽，此第一義。不然，將以賄得，則必貸錢，貸錢必剝軍，剝軍必不能練兵，自古未有名將而用賄緣以進者也。賄緣以進者，其人必巽輭貪婪，安知練兵。邊事之壞，常因此輩。必內之兵部自守備而上，外之督撫自

堡守而下毋得聽人請託濫推泥委凡督撫咨補員缺薦舉將材據該道所報而面試其謀略可薦則薦否則置之凡該道開報堪薦將領及堪薦將材據該廳所報而詳察其廉勇可報則報否則逸之該道以此責成該廳督撫以此責成該道兵部以此責成督撫而 天子以此責成兵部有徇私者廳科道糾之則債帥可杜營蠹自張正本澄源無踰於此

一整器械臣惟器械者禦虜之具火藥者尤禦虜之長技也延鎮自上次閱後爲時幾何而火藥雜料損

折幾四萬斤火器雖多八千五百有奇而藥料烏有愚何裝放若曰係演習所費豈上次閱視之前將士未演習耶而軍器頗少七千三百有奇抑又何也蓋藥中須有先準火上者其弊藥料貯之庫中不論乾濕不事晒晾久之化爲灰土矣軍器造之局官不問精粗不問堅瑕久之悉爲鈌鈍矣此其積弊相沿不自今日始也故欲軍器鋒利初當責成監造之官嚴禁其粗惡繼當責成看守之役嚴禁其銹蝕而藥料之折則專責司庫之員役焉所造苦窳及所藏朽壞者一一繩之以法責令

勝僨。斯器械其得用乎。夫虜騎奔衝突湯我馬不能
當而我兵提木棍與三眼鎗弓矢相雜擬陣以爭一
旦之命木棍僅可擊馬爾中之不能殘三眼鎗眼太
多筒太短遂爍無力發多不中弓矢因虜長技以此
相持難以取勝昔岳武穆破金人拐子馬以麻札斬
馬刀三百如牆而進刀手各以藤牌遮身直斫馬足。
當之者靡。今可用也毋謂敵狄之步兵不足以衝鐵
騎也。火器中如滅虜礮涌珠二砲虜所憚然難攜且難
發若以三眼鎗改為单眼鎗其鐵筒舊長一尺改為

二尺餘于鉄筒上界一直線憑線望處發之所中必多藏火藥鉛子既深所及必遠每鎗備鉄條一根長照筒式以便入筒築藥築鎗柄用雜木長一尺許遠可以火攻處近可以鉄擊處此臣思之而有得者也如行該鎮精造一二件試果有效則令各營照式多造可也有鬪邉東有百子銃其制鉄筒長三尺圍一尺五寸徑五寸有柄截以木架水持之俾不動然木架有機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仰則仰欲俯則俯銃盛鉛子二三百射打數百步遇五寸木板及甲冑徑過擦

其機或東或西或仰或俯隨時向虜放去一銃可斃賊馬數匹此臣得之副使那雲路雲路昔爲開原道其言不虛試就遼東取一件試之如果有效則發延鎮多造可也然火器手須令各營將加操演俾人與器相得乃可臨陣無誤不然卒不服習以器予敵道將不可不留心也

一開屯田臣惟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屯田之設非足食之長策乎衛屯稍近腹裏隸在軍政不暇具論夾道塹山沿谷且耕且守地利軍興兩有藉焉植克國

行之金城卒能坐困先零其明效大驗也延鎮建在沙漠米珠可虞開墾荒蕪尤屬吃緊今屯地視舊等多至一千三百七十餘頃亦稱膏腴成疇菽粟被野矣而沿邊延袤千二百里夾道地曠之不耕何耶今北舊管僅多一百兩頃有奇則地有遺利矣詢之率多借口虜警不敢以軀命博升斗之粟爲詞河古人以屯禦敵今反因敵廢屯也息之蓋有其故夫軍一隸尺籍坐食月糧視終歲胼胝一不逢年而嗷嗷待哺者相距遠矣以故止知食餉不知食力耕而鹵

莽芸而趑趄無惑也此勸相之不勤也將領于養廉地既驅卒而耕之又計畝而租之熟則按租索值不熟則扣餉抵租甚而不卹笞責及之矣則誰肯盡餘力墾其荒土乎此科索之未禁也有此二難又有一畏一畏者何近邊之地既久荒蕪開墾甚難又多瘠确收獲甚薄初令其墾也誘之永不起科既而墾熟不一二年少科之二三年半科之而催徵老人又行索倒軍餘未得實利反受實害將已墾者復荒矣此催徵之太苛也蓋在在皆然不獨延鎮矣宜通行九

邊，責成督撫鎮道等官申飭相之條，禁科索之弊。凡近堡左右五里內地，曾經開墾，偶于三二年內拋荒者，悉令召種，量減舊額輸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沙薄少收者，分別界至頃畝段落。聽民耕種，該道查勘明白，登載簿籍，而給印帖，永不起科。其永不起科之例，載爲令甲，勒石各堡道衢，無再爽約，以立民信，十年之後，二軍且以戈矛爲鉏耰，以甲冑爲簑笠，而膅磧變爲沃野，粟克軍餉，何戰不克，視數鍾致一石，所無宿糧，而屢呼庚癸者，功相萬也，誰謂夾道

不可屯哉夫亦待其人而後行耳

一理鹽法臣惟募民入粟塞下莫要於鹽法延鎮近年以來應中未中之鹽積至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引目雜沓土商盡貧一經僉報如入罪罟何哉則調停未周疏通未易耳茲欲酌令銷番久遠使粟易辦引不滯商樂中操何術而可蓋有五焉一曰鹽商之開墾宜復蓋國初商人耕種塞下以其歲入納倉故粟（昔詡於人不若輸銀而官自糴矣）多而輸易今槩糴于人矣飛輓爲艱耕釁易罄宜將不毛之地聽其願募實人儘力開墾即永不起科可

也不但以粟務邊抑且以人實邊也一曰奸商之賄買當禁蓋邊儲關係甚重而管倉官攢積識通同管糧聽書手每受奸商錢鏹有將不堪燕麥收抵小麥者有將屯糧加收一二以餘數抵鹽糧者甚則糧草未入虛出實收此可不嚴究乎宜責成該道嚴行管糧同知親自查理毋令猾書干預更宜自愛盡革名商常例以清弊源則法令自行若扶同虛捏一體連坐可也一曰派中之定例當酌蓋時估十頭雖視豐歉爲高下然歲有豐凶穀之貴賤因之若時值不稔

商難取盈不如多派于豐歲而少坐于凶年以多派備少派以豐年儲凶年總之無失常額課既不缺商亦易輸此該道之事也一曰兩淮之浮引宜芟夫極邊中引之多由兩淮賣引之易相為表裏者也兩淮正課每歲餘七十萬兩而近時兩淮之行鹽尚萬曆二十七年之鹽兩淮之催課係萬曆三十五年之課○○○○○○○○○○○○○○○○○○○○課借解于八年之前鹽掣支于八年之後運商之坐○○○○○○○○○○○○○○○○○○○○困運司之莫支鹽引之難售中引之不前為此故也鼻保所掣之鹽非正引乃浮引也浮引之鹽通掣之

時商人得以賄賂作弊開一引有近千斤者獲利頗厚奸商趨之運司七十餘萬之引乃正引非浮引也正引之鹽遇掣之時商人懼以夾帶獲罪故一引僅多數斤耳獲利甚微良商苦之况行鹽地方止有此數食鹽戶口不能加多浮引既行則正引自滯浮引行三引則正引滯五引浮引之行愈久則正引之滯愈多運商無苦前借之未償運司又持役課以督責故兩浙長蘆河東皆有新增寧夏遼東征倭之浮引稍壅正引與兩淮同而督保所掣之浮引大壅正引

則兩淮獨也。欲邊餉之無缺。則必使邊引之樂中。欲邊引之樂中。則必使邊引之易賣。欲邊引之易賣。則必使正引之無壅。欲正引之無壅。則必使浮引之盡革。今日議革。已屬後時。年復一年。將不可支。不容不亟圖也。一曰淮浙之私鹽宜禁。夫巡捕官兵。專緝私鹽法亦詳矣。顧每捜于肩挑擔負。而常朧乎大夥鹽。一則懼其兵仗不敢擒拏。一則利其餽送不便發覺私鹽賤。官鹽貴。誰肯舍賤而食貴乎。如是則引亦滯所當着實申飭也。以上五者。皆于鹽法最有裨益。而

復開墾禁，脯買驘泒中，則九邊可通行也。

一收胡馬。臣惟馬之資於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而不勝領馬軍士之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冏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足誇駼牝矣。一經軍領，未一歲而尩，再一歲而瘠，三四歲而斃矣。問之馬徒，食糟而不得飽，一菽厞一芻也。旣糜月餉，又尅料銀，及至馬倒，催償肉臟，軍何憚而不犯。民之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摧，此內地馬耗之由也。沿邊之馬頗饒水草，第所領料銀，未必盡充餧馬之用

從軍懼敵故戕之以避征臨陣帶傷輒棄之以餌賊或上班跋涉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搶掠或被盜偷竊而馬斃失此邊地馬耗之內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蕃息乎奚必專倚胡馬也夠虜情狡猾其所市馬非齒猶未歲虔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奄奄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則必餧之數日飲以泥沙或瘖傷其筋舌甫入廠而倒死者相藉矣數萬之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徒借市名以羈縻耳軍士

關有私易者尚堪馳逐然係零虜所竊不甚多且關中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

市馬於虜不若易於番

間孳產苟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於胡示彼以弱哉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克我騎操陰令屢耗明收實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罷惟在外脩市款之規內嚴攻禦之畧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謝之毋狥虜欲毋長虜驕縶架牢籠惟我運用庶虜不得以窺我而市亦不至忘備則亦可也乃馬

政亦亟當申飭矣。

一散逆黨之主散久矣頑逆一也而黨有二。內之亡命竄入虜穴者漢人之逆也外之奸細詐降邊鎮者夷人之逆也故散漢逆者在飭關吏務嚴詰漢人出境但有叛去者必購得而寘之法則漢人不敢外逸而逆黨散散夷逆者在飭關吏毋輕容夷人入境即有真降者必異處以分其勢則夷人毋由內窺而逆黨散第深謀者務散逆而在事者猶收降即今延鎮降夷數近三千主將用之間獲首功遂稟

寧夏甘肅固原亦皆收降謂不收降則無以得其險易情形無以離其腹心手足此邊臣之説也臣就其説而析衷之當以收而寓散漢夷之收為柱虜之耳目也其收之也必審其原係何籍被虜何年家下有何親屬的有着落而後收之當即給道里費押回原籍查取收管不必留之邊寨也既免藉寇兵又防作虜諜也降夷之容為孤虜之爪牙也其容之也必有妻室同來者方准收養一歲之中通鎮不得過四十名或用以為嚮導或用以為衝鋒每一營內散處十

餘名而不令聚集一處安插有方駕馭有法教習有（用番勒兵必其勢常十倍之而後可用故處之就撫齊令近都之地尤宜密）術與漢丁相兼而用若將領得人彼亦就我縧鏇惟是不可專恃耳稽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雜居塞內不二百年種類日繁每因忿恨賊害長吏乘晉有（土木之變靖欽之亂遼金便有乘机者）釁倡亂西河五胡雲擾遂蕩神州故郭欽欲徙雜胡于邊地江統欲還氐羌于本域此曲突之慮而晉武帝惠帝不能用及于懷愍其亂遂作此智士謀臣之所爲扼腕也蓋北狄獷獷自其天性以戎猾華不忘風飈若遇中原有變或値其人驍雄則一呼而數萬

之衆集其華人之不逞者習與之游爲之指示彌縫。禍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我國家在北直隸如順永保河眞定之間在陜西如平凉臨鞏洮泯之間皆有土達今蕃育何啻十萬已切隱憂而宣府又有史車二夷住牧塞内宣大二鎭四十年來狃於撫賞虜以講事爲名出入無禁甚有娶妻室於内地者更爲近患其各邊又多收降虜冀濟一時前驅不顧他日反噬第恐養虜猶養癰日久必潰祿山息明鑒在唐世臣愚以爲嚴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制其在今日尤為長慮

一酋撫賞臣惟馭虜之策不越戰守兩端戰固不能絕款而款尤不可忘戰也延鎮套虜卜失兎雖以名號稱長然力不能控制諸虜虜中攬雄驁者無如莊禿賴二十七年神木葭州之寇殺虜無筭則此酋之爲也頃雖就款然各酋入犯彼多與聞火落赤訌于西常向之借兵其沙計本拜擺言太則火酋之所糾以爲聲援禦西則侵東禦東則侵中令我疲于策應者也最忠順者黃婦其次則明愛若鐵雷把兎炒忽

兒七台吉等則火沙二酋之羽翼，朋謀作歹者也。火酋市于寧夏，以住牧西路，强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賞，未如西路之甚。蓋市賞之銀，鎮城居其大半，故中路得免于剩軍，東路不免矣。然所剩老軍每名四五錢耳。若西路初議以火酋等既領賞于寧夏，雖復賞于延綏，故額定原少。其後屢被要挾，懦將乘之，以剩老軍，一名幾一兩，而戍卒枵腹矣。去歲夏秋之間，火沙本擺等酋，屢犯屢衄，未得志，所借各酋兵馬有損折者，償以馬駝牛羊。旣以惱懊，時及隆冬，塞外草枯，馬

弱又懼我之乘夜搗巢故浼黃婦乞款以免移帳遠
地之苦耳歃血盟誓不足信也漢番合同不足憑也
罰服九九不足靠也何者豺狼之欲無厭伺隙而挾
要背盟而狂逞其故態也故駕馭之方恭順一年則
所謂撫欲諸○狀○皆○王○方○
諸○公○已○試○之○明驗
領額賞一年若挾則徑革若犯則大創若此枝順而
彼枝逆則撫此而剿彼若陽爲順而陰爲逆則革賞
而議戰不得稍添一物以示之怯不得因循一款以
示之虛彼恫喝則正詞折之彼跳梁則厲兵搗之其
轉堡賞甚屬無名所費金錢皆科算士臣聞養軍以

禦虜。未聞賂虜以困軍。此弊不除。士氣坐索。除之之要。貴在自強。至于撫賞之時。一面秣馬整搠以防不虞。一面開誠布信以示無貳。將領有媚虜而弛備。交虜而釀患者。重處不貸。則欵而不忘戰。戰以維乎欵馭虜之策。似無踰此。其每歲撫賞銀二萬兩。市馬銀一萬八百六十四兩。已經題准。無容別議。

一定經制。臣維兵馬錢粮。邊疆至計。不有經制。孰遏其流。延鎭兵馬錢粮。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揭報。萬曆十九年閱視少卿王世揚題准額數。官軍五萬三

千二百五十四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歲用粮料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四千二十六兩有奇而客兵雜項不與焉此非經制定乎乃今次閱視文職官吏一百二十三員名武職官一千一百四十三員軍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八名馬騾駝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匹頭隻以三年支數通融計算歲用粮料共一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餘石銀六十一萬八千二百十五兩較之十九年間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九兩而客兵雜項

亦不與焉。積漸十五年耳。已浮于往額若是。則自今以往。安知所終哉。况該鎮引目、存積尚多。而西安各府民運、延綏各衛屯運、逋欠强半。京運歲又愆期。入之甚艱。用之甚廣。可無節乎。夫布有幅。所以杜踰。水有隄。所以障溢。今日延鎮、亦用幅用隄之時也。蓋軍士逃亡。名糧尚未開除。馬匹倒損。草料猶然開支。與皂克塡糧餉、詭名冒破、兼以家丁無度、雜役虚糜、武弁太冗、官攅肆侵、不可枚舉也。夫家丁取其精悍。用備格鬬。而潮識游食、竄入其中。既無投石超距之能

豈勝衝鋒破敵之任。將焉用之。雜役有旗牌撥背遞夜牢伴舍人等項。大將五十六名。副將三十名。叅遊二十六名。都司守備十八名。操守十四名。中軍八名。千總六名。把總四名。亦足用矣。而多留又焉用之。若私門廝役。爲匠。爲圃。爲樵。爲販者。未嘗效一臂之力延綏鎮邊尚如此昔之遊左今之開門破冒充食又不知若何也于公家。而食餉不可以已乎。若投閑將官。擁帙課耕。是其分養乃陽以舊將將健丁。衙營被殺。而陰役占數丁。雖多寡不等。然占役不可以已乎。甚則有名無糧。折乾潤橐。頑鈍無行。即賢將者與爲伍矣。小民膏

脂有限。豈能充此谿壑哉。此軍之弊也。若各堡官非守備則操守。分管邊墻不過四五十里。邊墩不過三四十座。堡軍多不過六七百名。少者四百名。馬騾多不過三四百匹。少者一二百匹。堡內有倉。倉官掌之。加意訓練防禦。一官亦足撑持。何必添設坐堡以滋糜費也。其腹裏堡無邊者。槩增坐堡。尤屬贅疣。此官之弊也。庫倉弊孔。未易更僕。有監收廳書算通同各營識字乘月領粮銀之日。于各營應扣朋合肉臟老馬馬駒等銀。不行塡入流單。照數扣除而混領分用

者。有彼此逗同于流單內洗改字樣多加單數多支銀兩以圖掩飾者。有監收廳書算將銀易一項。通同教弁奸商詭名領出。經年侵費糧草不得完納者。有一事始末應領銀若干分作數次關領。故于後領隱下前領數目。以希混冒者。有漏下寄庫銀不入循環支代簿。與不造册送查。以冀無憑詰問者。有猾役收監收廳印信空簿。待本官去後。僞塡本官那費。若遇侵盜事發。便于推諉者。有駕言厫口充濫。將糧料寄貯民房。及閑署城樓。星散不一。令查盤官不便稽核

者。有將上納本色官攢與識字折乾虛出實收者。有受賂聽上納人雜糠粃與燕麥抵充正數者。有買經過客兵收執道發應付空單將糧料支數揑填。或多填待事冷後送查。僞稱道發單票。愆期上次冊未及開。今應補開者。有收各營軍丁私領預借料豆。及扣還時侵入已者。有剜補交代冊數及指各營支料侵入已者。有指空運名色被倉已除。此倉未收。而竟懸虛者。有指廒指垛交代上下手未經盡數量盤者。有事發被歸罪于已故之官攢。已遁之員役。甚則歲月

經久幷卷宗而埋沒者此庫倉之弊也各弊不除何
以定制必也剔除諸弊加意清查凡各營堡軍丁頂
補名粮悉解該道驗其膂力技藝堪隷行開方准入
冊掛發食糧操演案行監收廳備照將領不得私收
該道不得濫准凡各營堡衛所關領月糧馬料無論
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查無虛冒轉發監收廳行該
倉庫照數支領取領附卷備查應關會餉司者關會
應呈詳撫院者呈詳仍責成廵撫每季終轉行該道
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該道

務敦儉約，省騶從，禁跟役需索，以清本源。即該道及監收廳冗役，悉行裁革。軍士馬倒截日住支，軍收馬補，按日關支，庶幾養一軍得一軍之用，養一馬得一馬之用。至於民屯上納本色，及鹽商銀易上納本色，該道按季通查，有弊必究，毋得徒憑冊報，致滋官攢侵欺。其易買銀，嚴禁衙門積猾借名冒領，以杜侵漁舊粮紅腐，宜設法給軍。舊草浥爛，宜換年放散。各倉頹塌，宜處銀脩葺。行是十數者，即不敢望復十九年之舊額，亦可稍節乎十餘年之濫觴，非仗明旨申飭。

撫道力行則亦無以定經制也。然此各弊非獨延鎮、諸鎮皆然。以臣之言通行九邊。尤屬便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